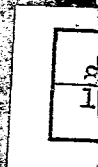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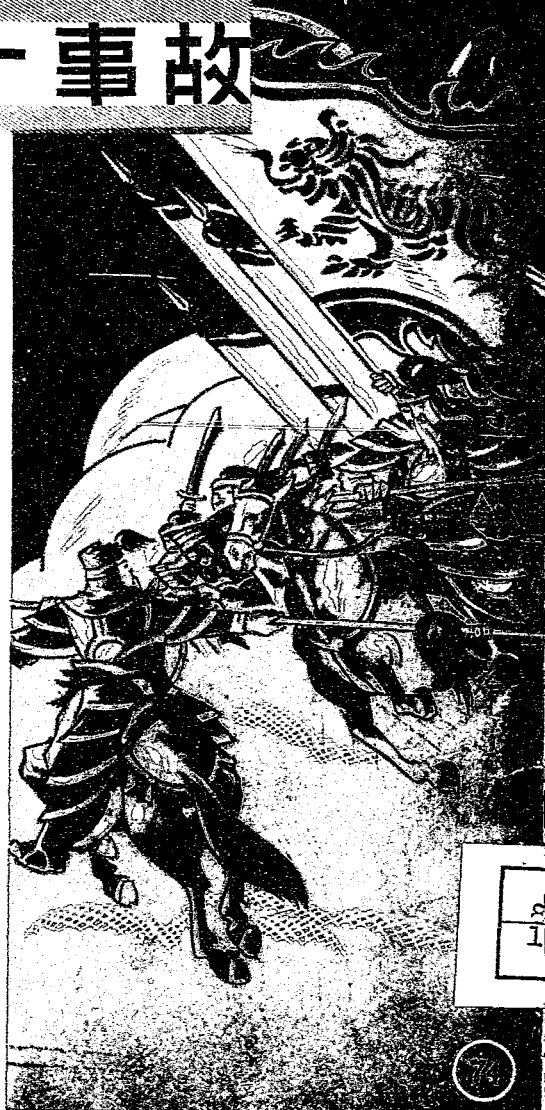


種百一事故

陸登自刎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47.61
11912
174



陸登自刎

話說北宋徽宗時候，那北地女真國黃龍府，有個狼主，叫做完顏烏骨達，國號叫金。生有五子：大太子名喚粘罕，二太子名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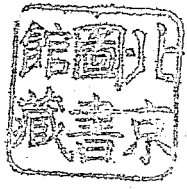
陸登



心要奪取宋室江山。一日老狼主登殿，當有番官上殿啓道：『軍

陸登自刎

喇罕，三太子罕答，四太子兀朮，五太子澤利。又有左丞相哈哩強，軍師哈迷蚩，參謀勿迷西，大元帥粘摩忽，二元帥皎摩忽，三元帥奇溫鐵木真，四元帥烏哩布，五元帥瓦哩波。管下六國三川地方。每想中國花花世界，一



808405

師回來了。』老狼主命宣來。當時哈迷蚩上殿，俯伏朝見已畢，奏道：『狼主萬千之喜！』老狼主道：『有何喜事？』哈迷蚩奏道：『臣到中國探聽消息，老南蠻皇帝，不理朝政，專聽那些奸臣用事，貶斥忠良。兼之那些關上，並無好漢保守。今狼王要奪中國，只消撥兵前去，包管一鼓可得。』老狼主聞奏大喜，即擇定了十五日吉利日子，往校場中挑選掃南大元帥；出榜通衢，曉諭軍民人等，都到校場比武。各官領旨退朝。

到了那日，老狼主擺駕到校場中，來到演武廳上坐下。兩邊文武官員，朝見已畢。

當下命軍民人等比武。結果，要算四太子兀朮氣力最大。那老狼主即封兀朮爲昌平王，掃南大元帥，統領六國三川兵馬；并

軍師參謀、左右丞相和各小邦元帥，進兵中原。兀朮受命，便揀定吉日，點兵五十萬，祭了帥旗，辭別父王，率領人馬，浩浩蕩蕩殺奔中原而來，真個是人如惡虎，馬似遊龍，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。

在路行了一月有餘，到了南朝地界，第一關乃是潞安州。此關有個鎮守潞安節度使，姓陸名登，表字子敬；夫人謝氏，止生一子，年方三歲。這位老爺，綽號小諸葛，手下有五千多兵，乃是宋朝名將。這日坐公堂，忽有探子來報：『啓上大老爺，不好了！今金國差元帥完顏兀朮，帶領五十萬人馬，來犯潞安州，離此只有百里之遙了。』陸節度聽了，吃了一驚，賞了探子銀牌，一面分付再去打聽。

即時令旗牌出去，把城外百姓，盡行收拾進城居住，把房屋

拆了，等太平時，照式造還。又令各營將士上城緊守；又差旗牌到鋪中，給償官價，收買斗缸，每一個城垛，安放一隻，命木匠做成木蓋蓋了。命軍士在城上派定五個城垛，砌成竈頭三個。又令製造翼桶一千隻，桶內裝滿人糞。又取碗口粗的毛竹一萬根，細小竹一萬根，及棉花破布萬餘斤，做成噴筒；一面水關上，下了千斤閘，厚中取出銅鐵來，畫成鐵鉤樣子，叫鐵匠照式打造鐵鉤，縛在網上。又在庫內取出數千桶毒藥，調入人糞之內，放在城上鍋內煎熬，放入缸內，專等番兵到城上，將滾糞潑下。若是番兵黏著此糞，即時爛死。晚上將鉤網布在城頭之上，以防番兵爬城。

料理已畢，然後親自修下一道告急本章，差官星夜前往汴京，求朝廷發兵來救應。陸老爺恐怕救兵來遲，失了潞安州，不打

緊；那時連汴京亦難保守，放心不下，又修了兩道告急文書，一道送至兩狼關主兵韓世忠處；一道送與河間府太守張叔夜，求他兩人發兵前來相助。差人出城去了，陸老爺自家就率領三軍，上城保守，晝夜巡查。

話分兩頭，慢講陸老爺準備停當，再說兀朮領兵，一路滾滾而來，來到了潞安州，離城五十里，放礮安營。陸老爺在城上觀看番兵，果然厲害。有的要乘金兵初到，出去殺他一番。陸老爺道：『此時彼兵銳氣正盛，只宜堅守，等候救兵來到再說。』那時衆將士，俱各遵令防守，專等番兵。

且說兀朮在牛皮帳中，問軍師道：『這潞安州是何人把守？』哈迷蚩道：『這裏節度使，是陸登，綽號小諸葛，極善用兵的。』

兀朮道：『他是個忠臣？還是奸臣？』軍師道：『是宋朝第一個忠臣。』兀朮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待某家去會會他。』當時隨卽傳下號令，點起五千人馬，同著軍師，出了營來，衆番兵吹著喇叭，打著皮鼓，殺到城下。

陸登吩咐軍士：『好生看守城池，待我出去會他一會。』當時下城來，提著槍，翻身上馬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弔橋，一聲礮響，匹馬單槍，出到陣前，擡頭一看，見那兀朮——

頭帶一頂金鑲象鼻盔，金光閃爍；旁插兩根雉雞毛，左右分飄。身穿大紅織錦繡花袍，外罩黃金嵌就龍鱗甲；坐一匹四蹄點雪火龍駒，手拿著螭尾鳳頭金雀斧。好像開山力士，渾如混世魔王。

大叫一聲：『來者莫非就是陸登否？』陸登道：『然也。』

那兀朮也把陸登一看，但見他——

頭帶大紅結頂赤銅盔，身穿連環鎖子黃金甲。走獸臺中箭比星，飛魚袋內弓如月。真個英雄氣象，蓋世無雙；人材出衆，豪傑第一！

兀朮暗想：『果然中原人物，比衆不同。』便開言叫聲：『陸將軍！某家領兵五十萬，要進中原去取宋朝天下；這潞安州乃第一個所在。某家久聞將軍是第一個好漢，特來相勸；若肯歸降了某家，就官封王位，不知將軍意下如何？』

陸登道：『你是何人？通名來。』兀朮道：『俺乃大金國狼主殿前四太子，官拜昌平王，掃南大元帥，完顏兀朮的便是。』陸登

大喝一聲：『胡說！天下有南北之分，各守疆界。我主仁德遠布，存爾醜類，不加兵刀。爾等妄提無名之師，犯我邊疆，勞我師旅，是何



道理？』兀朮道：『將軍說話差了！大興宋朝皇帝，肆行無道，去賢用奸，仁義之師，救百姓於倒懸。將軍趁早應天順人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倘若執迷，只恐你這小小城池，不免踏爲平地，玉石俱焚。』陸登大怒，喝道：『好奴才！休得胡言，照老爺的槍罷。』噙的一槍，望兀朮刺來。兀

兀舉起金雀斧，革當一響，掀開槍；回斧就砍，陸登掄槍接戰。戰有五六個回合，那裏是兀對手，招架不住，只得帶轉馬頭便走。兀從後趕來，陸登大叫：『城上放礮！』這一聲叫，兀回馬便走。城內放下吊橋，接應陸登進城。陸登對衆將道：『這兀果然厲害，爾等可小心堅守，不可輕覷了他。』

且說兀收兵進營，軍師問道：『適纔陸登單騎敗走，太子何不追上前去拿住他？』兀道：『陸登一人出馬，必有埋伏；況他大礮打來，還趕他做甚？』軍師道：『太子言之有理。』

當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兀又到城下討戰，城上將免戰牌掛起，隨你叫罵，總不出戰。守了半個多月，兀心焦起來，遂命烏國龍、烏國虎去造雲梯，令三元帥、奇溫、鐵木真領兵五千打頭陣，兀

自領大兵爲後隊。來到城河，叫小番將雲梯放下水，當了吊橋，以渡大兵過河；將雲梯向城牆靠起，一字擺開，令小番一齊爬城。將近上城，那城上也沒甚麼動靜。兀朮想道：『必然那陸登逃走了。不然，怎的城上沒個守卒？』正揣想間，忽聽得城上一聲礮響，滾糞打出；那些小番，個個翻下雲梯，盡皆跌死。城上軍士，把雲梯盡皆扯上城去了。兀朮便問軍師：『怎麼這爬城軍士跌下來盡皆死了，卻是爲何？』哈迷蚩道：『此乃陸登滾糞打人，名爲臘汁，黏著一點卽死的。』兀朮大驚，忙令收兵回營。這裏陸登叫軍士，將跌死小番，取了首級，號令城上，把那些雲梯，打開劈碎，又好煎熬滾糞。

兀朮在營中與軍師商議道：『白日爬城，他城上打出糞來，

難以躲避；等待黑夜裏去，看他怎樣？』算計已定。到了黃昏時候，仍舊領兵五千，帶了雲梯，來到城河邊，照前渡過了河，將雲梯靠着城牆，令番兵一齊爬將上去。兀朮在那黑暗中，看那城上並無燈火；那小番一齊俱已爬進城垛，心中大喜。向軍師道：『這遭必得潞安州了！』說還未了，只聽得城上一聲礮響，一霎時，燈籠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日；把那小番的頭，盡皆拋下城來。兀朮看見，眼中流淚，問軍師道：『這些小番，怎麼被他都殺了？卻是爲何？』哈迷蚩道：『臣也不解其意。』原來那城上是將竹子撐著絲網，網上盡掛著倒鬚鉤，平平撐在城上，懸空張着；那些爬城番兵，黑暗裏看不明白，踹在網中，所以盡被殺了。兀朮見此光景，不覺大哭起來，衆平章相勸回營。兀朮思想此城攻打四十餘日，不得成功，反

傷了許多軍士，好不煩惱。

軍師看見兀朮如此，勸他出營打圍散悶。兀朮依允，點起軍士，帶了獵犬鵞鷹，望亂山茂林深處打圍。遠遠望見一個漢子向林中躲去，軍師便向兀朮道：『這林子中有奸細。』兀朮就命小番進去搜獲。不一時，小番捉得一人，送到兀朮面前跪著。兀朮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奸細？快快說來，若支吾半句，看刀伺候。』

那人連忙叩頭說道：『小人實是良民，並非奸細，因在關外買些貨物，回家去賣。因王爺大兵在此，將貨物寄在行家，小人躲避在外，今聞得大王軍法森嚴，不許取民間一草一木，小人得此消息，要到行家取貨物去。不知王爺駕來，迴避不及，求王爺饒命！』兀朮道：『既是百姓，饒你去罷。』軍師忙叫：『主公！他必是個

奸細若是百姓，見了狼主，必然驚慌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。今他對答如流，並無懼色，百姓那有如此大膽？如今且帶他回大營，細問情由，再行定奪。」兀朮吩咐小番：「先帶了那人回營。」兀朮打了一會圍，回到大營坐下，取出那人細細盤問。那人照前說了一遍，一句不改。兀朮向軍師道：「他真是百姓，放了他去罷。」軍師道：「既要放他，也要將他身上搜一搜。」遂自己走下來，叫小番將他身上細細搜檢，並無一物。軍師將那人背後一腳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不料後邊滾出一件東西。軍師道：「這就是奸細帶的信。」兀朮道：「這是什麼信？如何這般的？」軍師道：「這叫做『蠟丸信。』」遂拔出小刀，將蠟丸破開，內中果有一團縐紙，摸直了一看，卻是兩狼關總兵韓世忠，送與小諸葛陸登的信。上說：「有汴

梁節度孫浩，奉旨領兵前來，助守關隘，如若孫浩出戰，不可助陣，他乃張邦昌心腹，須要防他反覆。卽死於番陣，亦不足惜。今特差趙得勝前來通知，伏乞鑒照。」兀朮看了，對軍師道：「這封信沒要緊。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不知這封信雖然平淡，內中卻有機密；譬如孫浩提兵前來，與狼主交戰，若是陸登領兵來助陣，只消暗暗發兵，一面就去搶城。倘陸登得了此信，不出來助陣，堅守城池，何日得進此城？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計將安出？」軍師道：「待臣照樣刻起他的印章來，套他筆蹟，寫一封信教他助陣，引他出來，我這裏領大兵，將他重重圍住。一面差人領兵搶城，事必成了。」兀朮大喜，便教軍師快快打點，命把奸細砍了。軍師道：「這個奸細，不可殺他；臣自有用處，賞了臣罷。」兀朮道：「軍師要他，領去便。」

了。」

到了次日，軍師將蠟丸信做好了，來見兀朮。兀朮便問：「誰人敢拿去？」問了數聲，並沒人答應。軍師道：「做奸細，須要隨機應變，既無人去，待臣親自去走一遭罷。」臣去時，偷然有甚差失，只要狠主照顧臣的後代罷了。」兀朮道：「軍師放心前去，但願事成，功勞不小。」

當下哈迷蚩扮做趙得勝一般裝束，藏了蠟丸，辭了兀朮出營。來到弔橋邊，輕輕叫：「城上放下弔橋，有機密事進城。」陸登在城上見是一人，便叫放下弔橋。哈迷蚩過了弔橋，來到城下，便道：「開了城門，放我進來，好說話。」城上軍士道：「自然放你進來。」一面說，只見城上墜下一個大筐籃來，叫道：「你可坐在籃

內，好扯你上城。』哈迷蚩無奈，只得坐在籃內。那城上小軍就扯起來，將近城垛，就懸空掛着。陸登問道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奉何人



使令差來？可有文書？」那哈迷蚩雖然學得一口中國話，也曾到中原做過幾次奸細，卻不曾見過今日這般光景，只得說道：『小人叫做趙得勝，奉兩狼關總兵韓大老爺之命，有書在此。』陸登暗想：韓元帥那邊原有一個趙得勝，但不曾見過。便道：『你既在韓元帥麾下，可曉得元帥在何處得功，做到元帥之職？』哈迷蚩道：『我家老爺，同張叔夜

招安了水滸寨中好漢得功，欽命鎮守兩狼關。』陸登又問：『夫人何氏？』哈迷蚩道：『我家夫人，非別人可比，現掌五軍都督印，那一個不曉得梁氏夫人。』陸登道：『什麼出身？』哈迷蚩道：『小的不敢說。』又問：『可有公子？』哈迷蚩道：『有兩位。』陸登道：『叫甚名字？多大年紀了？』哈迷蚩回道：『大公子韓尚德，十五歲了；二公子韓彥直，只得三四歲。』陸登道：『不差，將書取來我看。』哈迷蚩道：『放小的上城，方好送書。』陸登道：『且等我看過了書，再放你上來不遲。』哈迷蚩到此地步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將蠟丸呈上。你道哈迷蚩怎麼曉得韓元帥家中之事，陸登盤他不倒？因他拿住了趙得勝，一夜間得明明白白，方好來做奸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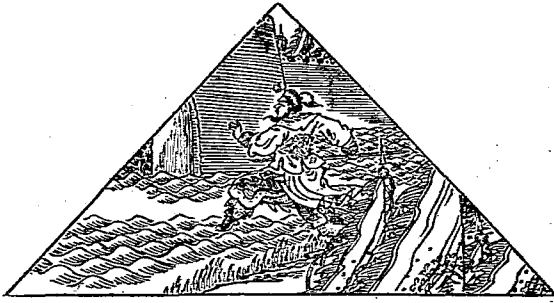
陸老爺把蠟丸剖開，取出書來細細觀看，心內暗想道：『孫



浩是奸臣門下，怎麼反叫去助他？況且我去助陣，偷兀朮分兵前來搶城，怎生抵擋？」正在疑惑，忽然一陣羊騷氣，便問家將道：「今日你們喫羊肉麼？」家將稟道：「小人們並不曾喫羊肉。」陸登再把此書細細一看，把書在鼻邊聞了一聞，哈哈大笑：「若不是這陣羊騷氣，幾乎被他瞞過了！你這騷奴把這樣機關來哄我，卻怎出得我的手？快快從實講來！若在番邦有些名目的，本都院放你去；若是無名小卒，留你也無用，不如殺了。」哈迷崙想這個人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便笑道：「明知山有虎，故作採樵人。」因你城中固

守難攻，故用此計。我乃大金國軍師哈迷崙是也。』陸登道：『我也聞得番邦有個哈迷崙，就是你麼？我聞你每每私進中原，探聽消息，以致犯我邊疆。而今若殺了你，恐天下人笑我怕你計策，來取中原。若就是這樣放你回去，你下次再來做奸細，如何識認？』吩咐家將：『把他鼻子割下，放他去罷。』家將答應一聲，便把他鼻子割了，將筐籃放下城去。

哈迷崙得了性命，奔過弔橋，掩面回營，來見兀朮。兀朮見他渾身血迹，問道：『軍師爲何如此？』哈迷崙將陸登識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朮大怒道：『軍師且回後營將息，待等好了，某家與你拿那陸登報仇便了。』哈迷崙謝了兀朮，回後營將息。半月有餘，傷痕已愈，做了一個塌鼻子，來見兀朮。商議好搶潞安州水關，點



起一千餘人，捱至黃昏，悄悄來到水關。誰知水關上將，網攔住，網上盡是銅鈴，如人在水中碰著網，銅鈴響處，撓鉤齊下，番人不知，俱被拏住，盡皆斬首，號令城上。那岸上番兵看見，報與兀朮。兀朮無奈，只得收兵回營。與軍師議道：『此人機謀，果然厲害！某今家索性自去搶那水關，若然失手死於水內，爾等便收兵回去罷了。』

到晚間，兀朮自領一千兵馬，等到三更時分，兀朮先下水去探看，來到水關底下，將頭鑽進水關來，果然一頭撞在網裏，

上面銅鈴一響。城上聽見，忙要收網；卻被金兀朮將刀割斷，跳出



上岸來，把斧頭砍死宋軍。奔到城門邊來，砍斷門拴，打去了鎖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吹動胡笳，外邊小番接應。恰好這一日，陸登回衙去了，無人阻擋，番兵一擁進城。

卻說陸登正在衙中料理，忽聽軍士報道：『番兵已進城了！』陸登忙對夫人道：『此城已失，我安能得生？自然要爲國盡忠了！』夫人道：『相公盡忠，妾當盡節。』卽向乳母道：『我

與老爺死後，只有這點骨血。須要與我撫養成人，接續陸氏香火，就是我陸氏門中的大恩人了！』吩咐已畢，走進後堂，自刎而亡。

陸登在堂，聞報夫人已自刎，連叫數聲：『罷了！』亦拔劍自刎。那尸首卻崢然立著，並不跌倒！衆家丁見老爺夫人已死，各自逃生。

那乳母收拾東西，正要逃走，卻見兀朮早已騎馬進門來；乳母慌忙躲在大門背後。兀朮下馬，走上堂來，見一人手執利劍，昂然而立。兀朮大喝一聲：『你是何人，照槍罷！』卻不回答。走上前，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陸登，已經自刎了。兀朮倒吃了一驚，那有人死了不倒之理？遂把槍插在



階下，提劍走入後堂，並無人跡；只見一個婦人尸首，橫倒在地。再往後面一直看了一回，並無一人。復走出堂上，看見陸登尸首，尙還立著。兀朮道：『我曉得了，敢是怕我進來，傷害你的尸首，殺戮你的百姓，故此立著麼！』正想間，只見哈迷蚩進來道：『臣聞得狼主在此，特來保駕。』兀朮道：『來得正好。與我傳令出去，吩咐軍士：「穿城而去，尋一個大地方安營，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，違令者斬！」』哈迷蚩領命，傳令出去。兀朮道：『陸將軍，我並不傷你一個百姓，你放心倒了罷。』說畢，又不見倒。兀朮又道：『是了，那後堂婦人的尸首，敢是將軍的夫人，爲丈夫盡節而死；現在我將你夫妻合葬在大路口，等過往之人，曉得是忠臣節婦之墓，如何？』說了又不見倒。兀朮道：『是了，如今陸將軍是個忠臣，莫不

是我應該拜你幾拜麼？」兀朮便拜了兩拜，又不見倒。兀朮道：「這也奇了！」就拖過一把椅子來，座在傍邊思想；只見一個小番，拿住一個婦人，手中抱着個小孩子，來稟道：「這婦人抱著這孩子，在門背後吃奶；被小的拏來，請狼主發落。」兀朮問婦人：「你是何人？抱的孩子，是你甚人？」乳母哭道：「這是陸老爺的公子，小婦人便是這公子的乳母；可憐老爺夫人爲國盡忠，只存這點骨血，求大王饒命！」兀朮聽了，不覺眼中流下淚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向陸登道：「陸將軍，我決不絕你後代。把你公子，撫爲己子，送往本國，就著這乳母撫養；直待成人長大，承你之姓，接你香火，如何？」話纔說完，只見陸登身子仆地便倒。

兀朮大喜，就將公子抱在懷中。恰值哈迷蚩進來看見，便問：

『這孩子那裏來的？』兀朮將前事細說一遍。哈迷蚩道：『這孩子既是陸登之子，乞賜與臣；去將他斷送了，以報割鼻之仇。』兀朮道：『此乃各爲其主。譬如你拿住個奸細，也不輕放了他。某家敬他是個忠臣，可差官帶領軍士五百名，護送公子並乳母回轉本邦。』一面命人收拾陸登同著夫人的尸首，合葬在城外高阜處；便着番將哈利祿鎮守潞安州，自家率領大兵，來打兩狼關。



57.61
9.3
74

